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精三

大鑑下第十三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二百人

法雲善本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濟三

授子備顯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隱靜守儼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靈耀誓良禪師

太平守思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水西山軻禪師

石佛曉通禪師

西湖文義禪師
淨因惟嶽禪師
萬壽普勸禪師
雪竇守卓禪師
資福道芳禪師
香山法晝禪師

韶山果禪師
天童可齊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報本常利禪師
九峴苦禪師
琅山載儀禪師

之慧邊式禪師
瑞巖永覺禪師
太平慧燈禪師
實花頌禪師
澄慧善珂禪師

廣法法光禪師
法海世長禪師
朱山崇僊禪師
樹林元亨禪師
淨土慧光禪師

寶華悟本慶禪師
澄慧善珂禪師

應運良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318

扶子普聰禪師

普照處輝禪師

無錫法平禪師

壽寧成務禪師

南禪寧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回勝法海禪師

龜口法榮禪師

慶親祥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金山法慧禪師

羅漢用誠禪師

廣慧道亨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瑞巖有房禪師

宣興顯常禪師

資福機清禪師

馬祖崇新菴主

靈應本嵩禪師

廣教了證禪師

仁王安德禪師

彝寧梵仁禪師

福嚴仲孚禪師

寶林義蒙禪師

象山靈璣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保聖永良禪師

福嚴智悅禪師

大中子榮禪師

石塔慧禪師

萬壽有琛禪師

感慈慧端禪師

華嚴希榮禪師

光化楚長禪師

南禪慧禪師

香城言惠禪師

白龍希祖禪師

護國靈祐禪師

同慶自鑑禪師

光明可久禪師

五峯祖印禪師

雲巖慈雲禪師

普照真寂禪師

光化仁遜禪師

崇壽智海禪師

功臣宗齡禪師

道場良演禪師

上方可肇禪師

雲巖道肇禪師

昭慶守寂禪師 四面惟慈禪師
華嚴惟素禪師 法王法海禪師
萬壽義謹禪師 秀峯真懿禪師
白泉智通禪師 報恩重真禪師
昭慶宗滿禪師 普淨法英禪師
焦山義深禪師 支提洪占禪師

護國祖印禪師 靈峯永松禪師
南澗智淨禪師 湖心義岸禪師
澄照守仁禪師 無錫志閻禪師
練塘清悟禪師 延慶德清禪師
永明道因禪師 廣教法海禪師
崇福惟賢禪師 寶華寶月禪師

地藏清德禪師 崇德省余首座
大別法消禪師 净慈崇善禪師
萬壽圓禪師 聖壽省聰禪師
鷲峯晏清禪師 梵天彥琦禪師
廣覺法忠禪師 萬福熙禪師
濟三 法海明禪師

回朕觀禪師 龍興如應禪師
廣際深禪師 文殊芳禪師
安樂道思禪師 光化真覺禪師
濟三 西院宗戒禪師
施水守淳禪師 神江則軒禪師
南祥忠簡禪師 南華德明禪師
龜山希祖禪師

壽寧普規禪師
壽寧慧真禪師
保福慧薩禪師
崇福惟善禪師
壽聖自英禪師
天王道肱禪師

陳園浩沾禪師
目勝圓明禪師
瑞巖永利禪師
龍溪圓照禪師
壽寧宗一禪師
資福瑞珍禪師

龍華行慶禪師
禪悅慧日禪師
安樂有捷禪師
仰天契達禪師
慧日德慧禪師
龍興自端禪師

淨土法慧禪師
安國子詠禪師
承天了宗禪師
清脩省方禪師
西余安德禪師
千頃宗應禪師

興國重寧禪師
永安簡玉禪師
甘泉立生禪師
靈岩用芳禪師
龍門普順禪師
永泰有澄禪師

楊直講居士

道齊和尚

圓明和尚

善德和尚

法海和尚

報恩志明禪師

大寧永賢禪師

功臣慧周禪師

大盧奉堅禪師

靈峯自和禪師

多福太素禪師

廣際用乾禪師

寶璣和尚

鷄峯止首座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姓董氏其先家於太康仲舒村師之父祖皆官顯遂為潁州人宋初無子禱于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及生師骨相秀異方辟而孫既長博學操履

清

四

上一百五
七

清精然無仕宦意遂辟穀學道家貧隱於筆工氣剛不屈終日沉默嘉祐八年至京師藉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指者語人云本他日當有海內名回使聽習毘尼隨喜法華夜臺童子如世所畫善財者合掌道而南既覺曰諸聖加被我矣其

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師造姑蘇謁之於瑞光禪院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

倚之以大其家元豐七年春絕九江遊淮山偏禮祖塔眷浮山巖菴之勝有終焉之志遂

居大寐巖久之出世於婺州雙林湖東道俗追崇至謂傳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經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以師法名與圓照同下字時號圓照為大本以師為小本焉

濟三

五

神宗聞其名 詔住京師法雲寺賜號大通

禪師又繼圓通秀之後師玉立孤峻儼臨清
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篤與衆共
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
填門廈屋萬礎塗金縷碧如地湧寶坊凡八
年請于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
菴於龍山崇德師凡三住大刹道化塵俗禡

素蠻慕嘗示衆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
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
麼聽乃拈柱杖卓禪床一下曰高也著低也
著落落圓音徧寒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
無繩而自縛又曰案山說法主山聽主山說
法案山聽案山主山一時說且道將什麼聽
諸人若也善聽三世諸佛所說妙法皆悉現
前還有麼鑄錠無孔猶閒事笑殺毗耶老古
錐又曰衲僧見處逢順難該翛然獨往應物
還來或高棲於世表或抗迹於塵埃把定則
冰生水面放行則錦上花開虛老不知何處
去白雲影裏笑哈哈喝一喝下座又曰花心

未放柳眼初開鴈回嗚咽之聲水濺潺湲之響森羅舉唱法爾常規更言縛脫同源大似龍頭蛇尾又上堂良久曰會麼祖佛妙旨祇在目前慧日峯前雲生足下湖澄浪闊迎接遙天晚唱漁舟夜泛蘋葭之月歡遊盡舫時聞絲竹之音更說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大似

拗却甜桃樹尋山摘酸梨下座師住庵杜門却掃與世相忘者又十年獨與衲子思慧居士大夫想其高風願見而不可得大觀三年十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發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

及閑居時抵掌笑語或問其故師曰不莊敬無以莊衆吾昔為叢林故强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哉名者皆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雖過類如此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羲學者多因此悟入其將終之夕越僧數

人夢師歸兜率天云

舒州投子證悟脩願禪師姓梁氏晉州遼城人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常曰當為人天師安慕此耶遂遊諸方造蘇州瑞光圓照禪師法席參扣宗旨曰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法云說這箇法忽如有省晨夕參叩一日

曰登溷摔倒打破水瓶有省作頌曰這一交
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
風明月杖頭挑於是名聲蕭然遂出世說法
初住壽州資壽歷遷數大刹住西京少林遷
招提又還舒州投子道譽愈播叢林同浦曰
顯華嚴陞堂有僧才出師曰錯云什麼處是
錯師曰不信道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
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云爭奈
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柰何問如何是
祖祖相傳底心師曰三星繞月宮云便恁麼
去詩如何師曰伯樂暫乘輜駕駘跨八駿問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百雜碎乃曰楞伽峯頂

誰能措足少室居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
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
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門足可共諸人
東說西話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
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
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象嘉州佛向蘿蔔
濟三

藏又曰春風鳴古木曉霧鎖寒波頭頭皆顯
露顯露亦殺訛看直下是怎柰何明眼漢
沒曰窠吐不得嚼不破喝一喝下座又曰巍
巍少室求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
無踪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
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

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彌陀三釋迦自
餘是什麼椀脫丘叅又曰露滴庭莎風鳴古
檜皓月寫千峯寒色清淮流萬頃波濤於此
薦得與諸人截斷衆流若也未然不免隨波
逐浪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
諸法亦如是遂拈拄杖曰拄杖子是諸法是
相知不相知若相知早被知縛若不相知纏
何指註卓一下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復曰
錯下座富鄭公素慕宗風初於少林見之值
陞座以目左右顧視大眾公因有省及晚年
致政居洛重師道渴思扣問遂請住招提同
師入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

相公何往鄭公云接新招提顯禪師溫公云
某亦同去於是聯鏡出郭候於郵亭久之忽
見數十夫荷擔問之荷擔者應云招提和尚
行李溫公遂索馬先歸鄭公云要見華嚴何
故先逐溫公云已見他了遂先還公獨候之
既至益加敬重回迎居後苑晨夕參叩富公
每有談論師輒以為非而公說理未已師一
日謂富公曰待得山僧點頭即是也自是
公有所言師輒搖首未曾有所答忽一日中
夜公忽省徹遽往叩門師已閉關而寢聞其
聲即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深更不啓
闥晨朝相見至晚往見之師逕見公來未交

一談已點頭矣富公喜甚時園照方奉詔住慧林公以詩寄謝曰因見顧師悟入深黃綠俾得老師心東南說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

潤州金山法印善寧禪師江州人受業於甘露寺至圓照禪師法席資機敏緣如風契

濟三

戮力贊弼以揚法化出世萬壽規矩嚴肅躬已力行衆無不服上堂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驅珠蓋擊碎云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問知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秤尾無星云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斗方有底云如何

是佛師曰眉如初月眼似流星云如何是法師曰叢列交羅星分大野云如何是僧師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問竿木隨身達場作戲今朝選佛場開諸師方便師曰文不加點云可謂古今罕聞師曰且道是什麼題目僧擬議師便打乃顧視左右曰古人道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在鼻聞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萬壽即不然有眼觀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無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不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真眼衲僧出來通

簡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松
通車馬程舉則高下不存若是慣戰作家一
任是非姦利又曰撮玄機於掌上挂古鑑於
臺前有何妙孽誰敢當禦可謂昭昭法界自
他而境智全收歷歷真源彼此而聖凡俱寂
以此而推僧堂佛殿對現色身厨庫三門共

卷三

九

揚斯事但請拗折拄杖向目前収取又曰若
也談禪說道便見有生有滅更乃舉揚古今
大似不觀時節昨夜風雨蕭蕭今朝頃除煩
熱到此吾能參詳達磨是不別又曰盡大
地未嘗有一人真正舉揚宗教若有一人舉
揚宗教盡大地人並湧躍鋒結舌莫是教諸

人杜絕見聞契合斯道也無如此見解譬如
螢火燒須彌山經塵沙劫終不能著殊不知
古聖垂示祇要後人眼正眼正達者實謂古
今罕聞光前絕後放行言言見諦句句明宗
叔來眼眼從方明明側立向什麼處見古人
良久曰須知海岳歸明主未信乾坤別有天
睦州廣靈佛印希祖禪師處州周氏子上堂
曰靈光鑑徹物我全收照體獨存前後俱絕
由是無為變化應量千差托質殊分混同一
性故我元首明裁肢肱良裁法以時過道在
中興建大法幢作大佛事足可稱揚所以正
觀絕跡名相乎分寐聽非聞圓音普應霜鍾

露鼓主伴交參寶殿瓊樓聽說斯顯六街三
市編慶莊嚴柳陌花衢賓客佛事聖凡交會
士庶鏘鏘帝網圓融虛明爭照何必南方獨
邁徧扣諸門歷涉難辛是非未決而令重重
華藏無盡法門觸目見成何演揚談然雖如
是鈍置粗風良久曰九年少室誰知已一句

流通萬古傳又示衆曰峩陵臺畔七里難頤
直湏釣鼈釣鯨豈止撓鰐攬蜆隨流放曠仔
性浮沉併舟月上波心舉棹漁生水面敢問
大眾不觸波瀾一句作麼生會良久曰時人
紙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誇如來正法輪玆重又上
堂良久曰宗乘妙訣即今為說山高水深寒
風凜冽祖師西來道箇休歇敢問諸人作麼
生是休歇處還會麼寒則圍爐坐閑時任性

壽州資壽圓澄岩禪師僧問大藏教中還有

眼

太平州隱靜守儼禪師僧問摩訶入漢藏教
分明達磨西來有何意旨師曰我法妙難思
龍天盡歸向云未審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兩彩一賽云一言歸有道萬象自無心師
曰猶較此子問達磨大士相逢如何話會師

穿過錢圍山一口吸盡大海水乃一唱曰大
海水已吸盡了也魚龍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衆中莫有興運慈悲者麼出來救取龍王若
也不能氣急殺人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山僧
不免為諸人說道理不見先聖云究竟涅槃
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一翳在眼空花遍界醫
濟三十一
若不消不出門知天下事翳若消盡始知卷
內人不見庵外事若能如是方解穩坐十二
時中一任受用如或未然久立玲瓏
萬物敷榮暖日和風巖花競秀青山疊翠澗
水澄澄達磨迷逢切忌說破復曰若人點檢
得出山僧今日話墮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又
曰一法不通萬緣方透若也於斯明得眼睛

在我祖席金科事若何師曰大鵬展翼天衢
遙亘巔林身海水窄僧云夫子家聲遺舊業
法王基緒得中興師曰後五日看僧云且道
昔日今時是同是別師曰一言已出問春氣
已隨紅雨散薰風初度綠陰涼學人借問西
來意乞師方便爲敷揚師曰分曉舉似大眾
云可謂一句截流萬機頓剎師曰莫著磕著
作磨生道云落落清規今古同相逢會有知
音舉師曰不妨令利問難群獅子踞地全威
不露爪牙顛聞哮吼師曰大家著力云當年
盧老曾饒舌今日親開第一機師曰脚根下
事作磨生云寶杖授開千聖眼當場辨取火

中蓮師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
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
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蹤沉放下則聖凡交
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披
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無量義
門闈爾無依迥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雖

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
此日人天既集不可徒然思於建化門中普
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磨
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術在握全歸閻外之
權刹海澄波共助寔中之化稱重又曰諸人
知有道不得山僧竝得不知有且道此兩語

是一理是二義若人定當得出許你頂門眼
正參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撩起便行酒
為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為念話杜家更乃
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造已是
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柱林
一時趁下

清三

潤州甘露傳祖仲宣禪師上堂曰建立宗乘
群魔屏跡播揚大事三歲忘言况阿逸多未
離兜率黃面老已戒狗尸大唐國裏無禪師
天下衲僧味糟粕衆中莫有英靈衲子瘦鈞
作家出來掀倒禪林喝散大眾豈不快哉良
久曰瑞獸藏頭角珍禽惜羽毛又曰兩過山

青雲橫水碧竇陟岩上瑞草絳敷玉舍城中
幽花欲結空生宴坐帝釋奔馳然此一時今
古曷異良久曰萬般施設不如常又曰往往
百千妙門同歸一路青山常在知識難逢爭
如識取主人公高聲召云主人公復曰今日
自買自賣又上堂顧視曰楊子江心無風起
浪石公山畔平地骨堆會得左右逢源爭似
寐然不動良久曰堪笑寒山忘却歸十年不
識來時道

福州太平守恩禪師本州福清人姓丘氏自
圓照得法初出世住地載遷太平上堂堅起
拳復開曰或時為拳或時為掌若遇衲僧有

功者賞逐放下曰直是士曠人稀相逢者少
又曰雨後鳩鳴山前來熟何處牧童兒騎牛
笑相逐更把短笛橫風前一兩曲參又曰雲
岩弄師子普化打筋斗叢林將為向上闡未免
足破衲袒口休休沒來由却是象骨古鐘能
輶輶又上堂拈拄杖擊禪床一下曰有智若

濟二

十三

聞則能信解無智慧悔則為求失三十年後
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紙念法華經僧問如
何是古佛心師曰鶯啼處處同云學人不會
師曰牛羊自傍山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參
虛少寶云和尚何得謾人師曰嘗無謔處僧
問菴內人為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却許闍

黎具眼云久嚮和尚師曰暗中秤繩誰辨曲
直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三日一風
五日一雨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月明三
島靜樵子太平歌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皮枯骨瘦云中下之機如何體悉師曰倒卧
橫眠僧云古佛今佛皆無別理師曰更參見
什麼師乃曰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
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
是天腳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贊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
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
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

分上成得什麼這事師曰鉢五口向天曰三十年
開捩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今之近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而且與底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聞釤家風柳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日風撒土借水駁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慕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秀州資聖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首通長安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上座自何來云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云畢竟如何師曰禮拜了退上堂曰淒涼大野物景舊條露滿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列萬象以昭然霜月清輝映千江而普現如斯舉唱帶水施泥若也盡令提綱直源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喝一喝

蘇州瑞光真覺守琮禪師姓顧氏本州人休圓照禪師削髮復叩宗乘乃篆印可遂出世聞揚俗問作是思惟十方佛現今思惟了佛在什麼處師曰當風一句起自何來云恁麼

則頭頭撞著彌勒步步踏著釋迦師曰西天與此土不同乃曰宗門妙訣豈在多說一言括盡便湏擗歇明眼衲僧紙自知金色頭陀喜分別冬去春來夏皓然若遇寒山拾得特傳語豐干莫饒舌

宣州水西山軒禪師僧問我手佛手是同是別師曰人人有分云任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師曰且莫錯認問真金湏假爐中熾一鎰便成時如何師曰切忌道著僧便喝師曰這漆桶乃曰憶得靈山會上未後句今日舉似諸人良久曰會庶任是飲光出來今日也無伸處參又曰雷聲遠震廣布慈雲甘露總關

普天春色柳開青眼花吐芳容鳥噪幽林魚遊水面更說迷逢達磨大似剜肉作瘡若言法本如斯正是天然外道恁麼說話傍若無人明眼衲僧一任點檢
明州啓霞山崇梵慧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你問我如何是法師曰黃卷赤軸如何是僧師曰方袍圓頂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且待別時云即今便請師曰蹉過了清三十五也
越州石佛密印曉通禪師僧問如何是石佛師曰頭戴天脚踏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任經霜與雪不改舊時容乃曰至道冲虛萬物何嘗真空絕跡法界如如若能對境無

心觸目無非是道良久乃曰晝夜舒光略有無
無妄人喚作波羅密春

虔州南明仁壽普通禪師僧問如何醍明境
師曰泉飛一帶雪峯出半天雲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簫箏看鶴舞坐石見雲歸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登山千里月度海一帆風

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言前有路句下無私
問罷未出洞時如何師曰佛眼覲不見出洞
後如何師曰興雲吐霧
杭州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曰隨機設化
大闡宗風甚斷衆流不留朕跡入一乘之間
域蹊向上之玄關方便門閑分明看取喝一

喝又曰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教
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盃喫粥粥
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喫篇時喫飯日日
相似有什麼遇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
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床下坐

西京韶山果禪師僧問祖意西來未審傳箇

什麼師拈起拄杖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也
師曰心內心外即且置什麼作法僧曰天
台柳標師曰也是第二月乃曰七月孟秋猶
熱古往今來時節若在佛法商量正是弄巧
成拙若作無事話會又與外道何別直饒搃
不如斯敢保老兄未徹如來言祖師訣無孔

鐵鉗重下換自家心地亂如麻却把指頭喚
作月莫思量休解說千年枯骨休咬畫從他
免支典鳥飛飢來喫飯由來歇

東京淨曰佛日惟岳禪師福州長硤人姓陳
氏七歲投西林院徹上人出家遍扣知識參
聞照禪師曰侍立次間舉划大洞然曰緣磬

清三

十

然有省給侍久之出世常州承天遷東京華
嚴復遷淨曰開堂日 岳宗皇帝遣中使降
香師登座問吾罷乃曰此箇法門不在筌蹄
豈干問答直饒盡十方剉土抹為微塵一一
微塵盡為衲僧各如滿慈鴛子窮天玄韻竭
世樞機到這裏一點用不著何以故生佛圓

融自能平等人人鼻孔遼天各各壁立千仞
蓋不知真隨妄轉法逐緣遷自昧靈光枉投
異趣所以破有法王運無緣慈駕三乘舟楫
渡五姓波瀾翻巒澄潭月影靜夜鐘聲故使
懷州牛嘸禾廬陵米價長又不免勞初祖達
磨逗器支那教外菱花不磨旣燒衣中驛領
不數他跡未掛古帆見成公案由是悟取無
悟底面目迷是不迷底鄉閭三際無私十方
同暢自家田地枯木生枝古廟香爐寒灰再
談莫不一切語言文字資生產業皆與實相
不相違背若然者無影樹下合同船漁翁鼓
舞中有黃金充一國野老謳歌共樂昇平同

躋壽域自是天長地久海晏河清且道共樂
昇平一句作廣生道良久曰羅浮打鼓韶州
舞久立稱重建中靖國元年皇太后上饗
被旨同六禪長老就文德殿陞座師拈香曰
濟三
率土之土莫非王土且道此一瓣香產何鄉
土若也道得白石有消日氣氣無盡年盡虛

空遍法界為雲為蓋應現無窮上薦仙遊徑
生佛國乃數坐_{不織}師乃曰最初說法者不知
未後句末後說法者不知最初句最初句適
來慧林禪師已為諸人說了也說則說了未
後句且如何說若約三乘十二分教偏圓頗
漸半滿一音不免執指為月入海笑沙直似

澄潭月影後夜鐘聲隨扣擊以發音逐波瀾
而不敢猶是生死岸頭事故乃菩提達磨觀
象神州有大乘器所以泛杯干須浪登陟萬
重山首造于梁梁以果目有為之法而垂問
達磨揭聖諦第一義而奉荅梁主未契遂之
高少九年面辭不立文字迥出三乘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當時神光二祖立雪斷臂得體
明心一花五葉結果自成六代傳衣後人得
道自此東華方信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中
下隨根迷悟相半信知此事非大根大器不
能領悟何以故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
知便乃火聚當岐鐵山在路自然少室峯前

壁立千仞。嘗溪路上水泄不通於其中間。祖風不無凌遲。頽綱亦將委地。雖然如是。法無定相。道假時彰。建大法幢。演大法義。興此一大事。因緣利樂。有情不在他時。湧際會千佛。前後知之。今日幸遇大聖人。出現于世。廣大流布。廓周沙界。寶千載之一遇。至若堯舜禹湯。端拱垂衣。無為之化。不為不至。若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十方嘉會。四聚同延。聞古佛之家風。設含生之大本。未可與今日同告。而語何謂也。釋提桓因與善現發明般若。唯止真空。波斯匿王為慶喜。特指不還。猶存俗諦。惟此教外別傳。向上一著彰顯。當今豈非。

希有之緣。應在震旦。然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知此事。無古無今。無波無此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毛呑巨海。芥納溟渤。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天則為日。為月。為照。為明。在人則為君。為臣。為忠。為孝。以此而推。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大。大海根身器累。情與無情。同一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於自己者。其唯聖人。由是燈燈續焰。葉葉相承。百千世。月點慧燈。光融三界。十萬里。星排祖輪。涼墮四生。是知法輪再轉。於支那帝日長輝於震。

滿三
十八
彌山百億。四大海根身器累。情與無情。同一體性。莫不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能。會萬物於自己者。其唯聖人。由是燈燈續焰。葉葉相承。百千世。月點慧燈。光融三界。十萬里。星排祖輪。涼墮四生。是知法輪再轉。於支那帝日長輝於震。

旦始然者沃無大小物無適莫皆被其光皆蒙其澤以至草木禽魚無遠不及悉如舍衛國王欲往雪山見佛勸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湏同去見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大衆祗今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去亦不去來亦不來湛湛無私巍巍不動乃文乃武乃禪乃律同在九重天上慈德殿前同時見佛諸仁者見則不無且作麼生見良久曰重瞳日月明無盡隆準山河秀有餘皇情愉悦號佛曰禪師初神宗開大相國寺為六禪圓照首詔旨

濟州天童可齊禪師姓應氏台州人依天台國清寺僧道才出家圓具初游講肆晚造慧光圓照禪師法席開悟眾請住安樂山晚遷天童僧問寶華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師曰華開巖畔千枝秀云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濟三師曰水漏簷前一樣清僧云空生不鮮岩前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十九師曰唉破他人口云時來雲散後不見別山高師曰吽吽問如何是道師曰踏不著云踏着後如何師曰七穿八尤乃曰一問一答一揆一掠千眼頓開潑潭皎月隨機施設繚奔臨時縱之則句句猶花簇錦屢屢釋迦道場奔之則

一法不留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
一竅還會麼良以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昨
夜一枝開

蘿州萬壽普教禪師上堂曰物外無堪老便
休乾城夢質兩悠悠如何幻事來相逼却使
開身不自由然則出家之士利物為初稟先

祖之洪規續慧燈於千古一心妙法號稱持
門得之者不立階梯頓齊諸聖失之者塵劫
不復徒自勞形或得失兩忘凡聖情盡正當
恁麼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敢問諸禪德
畢竟是什麼著向這裏個個分明便能獨步
大方橫身三界握金剛寶劍破生死魔軍良

久曰劄

明州香山正覺延冰禪師僧問祖忘西來即
不問和尚家風草若何師曰眼深鼻大云學
人便恁麼履踐時如何師曰臂長袖短乃曰
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什麼拈
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

瞎却你眼若道不是拄杖瞎在甚麼處是與
不是一時枯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

明州雪實法藏守卓禪師示衆曰好大衆龍
種上尊王佛為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玉宇
刹刹交光寶殿銀城光輝相映又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

悲耳聞眼見捨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得
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
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
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修皆
謗佛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
生會雪寶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
布一
徑人踪絕墮墮納格樣是說如何說唱一唱又
曰陽回幾次到新冬墮納爐寒也不窮白鳥
靜天外影紅顏偷過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
在物我無忘景自空記取雲岩蟲上語莫教
辜負主人翁唱一唱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
曰進前無路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退不容

身云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對面是何人云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有理無說處云賓主已蒙
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

湖州報本常利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披毛戴角云學人不會師曰紫磨金
容問如何得作佛去師曰煩惱裏爲取云如
何得離煩惱師曰對面菩提問如何是無相
佛師曰影臨四海云如何是相佛師曰體絕
毫釐云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常憶當年尋海
客一聲羌笛過山西云和尚不近道理師曰
從來祇興麼問古鏡未時如何師曰照云磨

後如何師曰黑云既是磨後為什麼黑師曰
為汝更磨問如何是無為師曰有作云如何
是有作師曰無為僧擬議師曰漆桶這裏不
是無為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
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不但供養一
人百千萬億人祇是一箇細嘴飽食不得咬

清三

廿一

破然雖如是切忌麪生參又曰大衆有一人
無形無相無學無名不動人情能為變化該
羅群象洞攝大千歲生死流跋涅槃嘶或諸
菩薩乃至非人見今坐斷毗盧直至一生補
更還識此人麼若識得伊共為洪範若不識
伊常為冤對快識取好

睦州資福道芳禪師僧問德山臨濟以棒喝
接人和尚出世將何垂示師曰山僧無氣力
云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衆喎你有僧出禮
拜起云請師答話師曰蹉過了也云甚處是
蹉過師曰五里復五里乃曰秋風清秋水涼
白鷺立寒沙秋蟬噪幽谷金風扇白蘋玉露

滋黃菊流水奏伯牙之琴涼颸動子猷之竹
聽也聽不盡觀也觀不足且作麼生會箇佛
性義良久曰解空不解雜教色愛聽孤猿峴
上啼

安州九疊山圓明著禪師僧問大藏叢中還有
奇特事也無師曰有云如何是師曰展軸

光千界開函萬國春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學人上來請師作家相見師曰袖裏青蛇吼云學人不會師曰腦後冷先生云錯師曰識甚痛痒乃曰煙凝兩岸黃葉飄空燕去鴈來古今時節說生說滅未為極則之談還有排空豈是格外之語黃梅夜半少室九年直顯真機更無別理所以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敢問諸人作麼生會箇直顯真機底道理良久曰參

東京慧林慈青法晝禪師生杭州徐氏出家圓具聽習經論後造瑞光圓照禪師法席授機開悟先住北京天鉢次遷香山後被奉旨

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岩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顧聞舉要師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勒門開心頽曉德雲峯峻道何藏師曰你向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師曰休要費力乃願大眾曰皇都
清三廿三禪利慧林道場今日暫借山僧墮孽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銜耀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照也用不著蓋為各各感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雖如是更有向上一竅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撻還薦得麼

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主荆棘久立
通州狼山法印戴儀禪師僧問祥雲綻慶現
千朵之危峯羽扇搖時去九旬之炎熱正當
恁麼時如何是到地頭一句師曰一雨普潤
僧云未審如何跋履師曰射虎須當機僧云
快便難逢師曰要捧喫那問和師父蘊橐中

寶今日當道畧借看師曰莫是魚番真舶主
僧云不獨學人有賴大眾亦乃沾恩師曰元
來紙是杜波斯乃顧視大眾曰好好可謂幽
顯朗照物理虛通為森羅之寶印作萬象之
真宗其動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墮汰爾圓
成所以道如何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大

巖山僧今日放對衆前特地拈出乃畫一圓
相擎示大眾曰這裏既放恣去你要大家藉
鑑莫謂邊城之價可以並輝徑寸之圓堪同
其美直謂龍女爭鋒無垢世界恭當正覺能
使金輪獨步立功勳者權為重賞且道是什
麼寶得恁麼殊吳良久曰海神知賞不知價
濟三

留與人間光映夜

蘇州定慧圓表邊式禪師僧問南泉折猿狹
意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處處師曰
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師曰賣金
遍有買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應
水千山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千山萬

木僧云事為流逝師曰南地行人口似碑乃
曰青山鬱鬱水滔滔萬浪千波接海濤提得
然縑漾舟去釣頭湏要釣鯨鼈拈拄杖曰負
命者上釣來參又曰睡來合眼飯來餐佛祖
徒教說易難若問安心有何法太湖長漫洞
庭山納僧家人人盡道我八面四方縱橫無
閟龍濟為什麼道卷簾除却障門生得閟
若人辨得許汝向衣鉢下穩坐地上堂曰一
月初圓百川澄第一燈發彩萬炷流輝月無
留影之心燈無傳輝之念若得如是可以處
于謹入乎塵俗運大悲光於沙界開普門
眼於生靈豈惟觀音大士三十二種妙應無

方具縛凡夫一一皆能開正法眼雖然如是
也湏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其或不然靜處薩
婆訶

杭州南山廣法法光禪師僧問雪峯三上接
予九到洞山為什麼倒戈卸甲師曰理長即
就云未審雪峯得箇什麼師曰一捧一條痕

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若不得流水
還應過別山僧云學人未曉師曰春來草又
生乃曰賓主問答未當宗乘建化門中一期
施設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機於衲僧分上遠
之遠矣如今日明雲暗山高水深且作麼生
曾舉揚底道理還會麻山僧不免土上加泥

更為露箇消息高低岩岫見重重樓閣門開

處處通更會此中端的意威光燦燦徧長空
珍重

明州瑞岩永覺禪師僧問久得韶陽旨門中試為通師曰聲前如逆鐵勾後若流星僧云古殿豁開光燦爛水精宮裏撒真珠師曰點

清一

廿四

乃曰若據衲僧分上四時不別八節安知高樓巖上出沒巻舒一任桑田海變從他鬼走鳥飛布衾綻處始知春黃葉飄墜委秋色如斯境界方稱道懷若據順俗之談湏是這箇消息乃顧大眾曰且道即今是什麼時而還知麼玉漏聲將促金烏影漸長須臾春色裏

又見百花香火立

舒州太平惠燈禪師僧問如何是太平境師曰多年三級塔未老萬株松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不曾齊乃曰太平知見來裏有麵厨庫對僧堂三門對佛殿喝一喝

處處法海世長禪師僧問法身三種病二種

光如何透得師曰畫地為牢僧云和尚透得也無師曰退身無路僧云自起自倒師曰腦門著地問如何是諸法實相師曰更舉一遍僧云三世諸佛吐不出六代祖師吞不下師曰言猶在耳乃曰城市喧譁空中寂靜雖然如是動靜一如彼我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

然夏不去而冬自來風不寒而冰自冷今也
古也不假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
既是身無二用為什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
見弄潮湧是弄潮人卓拄杖下座

清三
升五

筠州米山崇儻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山河
大地被山僧撮來搗羅為末煉蜜為丸以淡

碧湯吞下了也何處更有一絲毫若道是有
即為謗法諸人到這裏合作麼生詰會良久
曰參

蘇州寶華妙覺願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轉
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曰白雲遙
空谷清風拂太虛云意旨如何師曰刮大洞

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霜風零落葉云意旨如何師曰
逢春又却生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綠毛
龜出水云晴後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師顧視大眾曰日如箭月如梭靈源本來空
淨何湧特地揩磨如今要得無緣事學取城

東黑老姿參

明州岳林元亨禪師示衆曰雲依依日遲遲
柳開河岸花發高枝盡今日向其處安身
立命暮拈拄杖曰看看莫顛頷久參高士舉
目知歸晚進之派新羅國裏久立

廬州澄慧善珂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

曰千里清風歸野外一輪明月上波心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橫肩拗探目視曾云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葛藤得也未示衆曰若論此
事高超三界獨步大千藏生死源頭涅槃岸
演無上法使靈苗異草慶慶騰芳鸞鳳鎮
羣羣日應可謂于此深心本聖刹是別名為
報佛恩諸高德如斯舉唱未免周遭若是出
格道流且道別時相見參

蘇州寶華悟本慶禪師僧問久居岩谷即不
問入廊垂手事如何師曰弄花香滿手穿竹
粉盈衣去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兩眼已隨
青嶂合雙眉猶帶野花顰僧出衆提起坐具

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禮拜師便打問休
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如何師曰有耳鐵
牛穿半夜無條石馬走春風云莫便是為人
處也無師曰風激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
波中師顧視曰看看桃花亂落如紅雨風撼
梨花白雪香爲轉玉琴細柳垂金線長古佛
濟三
家風在頭頭示顯揚恁麼說話也是事隨物
轉法逐時遷若是格外上根不干文墨直見
自心大用繁興無非佛事良久曰參
饒州密巖淨土慧晏禪師示衆曰道無動靜
法本隨緣立處皆真隨方作主在天地則覆
戴在日月則照臨在君臣則移風易俗在釋

氏則興運慈悲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

父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參

廬州澄慧師冕禪師僧問如何是澄慧境師

曰前臨金甃城後枕藏舟浦僧問如何是境師
中人利名虛慶江山窄聲色忘來天地寬乃
曰萬法根源何湏自昧大眾還見麼風高漂

湖正巖凝瑞氣祥光滿寺庭祖令已行高著
眼寒光燐燐射文星久立

潭州石霜能禪師僧問知師父蘊囊中寶本
日當場略借看師曰兩手分付僧云小出大
遇師曰圓眸子細看乃曰釋迦審印平心達
磨真機豈離當體於茲見得暢快平生更若

絲絰自家埋沒雖然如是七穿八穴一句又
作麼庄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孽子盛將歸
筠州遭遇聰禪師綿州鹽泉人姓王氏幼投
鯤門慈雲海亮禪師出家年二十三誦經得
度遂遊成都講肆捨之南遊遍參尊宿至吳
越見圓照本禪師於淨慈父而不悟本云吾

清三

九七

昔夢汝甚異汝不免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
常念南嶽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不去
于心一日為僧伽作禮忽洒然而悟即上方
才見本具陳所得本云汝得之矣吾昔夢汝
吞一世界一髮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
始真出家也即為陞坐告衆師服勤久之遊

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
刺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間有無安於
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後退聖壽安居十年獎
衣禡食與住山時如一日素善東坡蘇公兄
弟元豐中黃門公誦高安與師遊頗相得元
祐末再誦高安師出見之曰老僧比夢與公

咷之幾盡從真淨文禪師許于縣十得一二
可以居衆於是衆請師住焉師從之紹聖乙
亥十二月杖策入山山久廢不治僧不至師
方治其缺圮以延衆明年夏師示寂至九月
戊申入滅俗壽五十五塔於本山

司州授子普聰禪師中秋上堂曰寐住峯頂

葉落歸根明月堂前金風玉露且道深秋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古往不知何處去後夜
依前月到櫛下坐師晚年道望益顯著緇素
碩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山舊有逍遙寺開
山祖名僖乃唐肅宗之少子出家事忠國師
家記荅居遭遇寺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

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即以師繫獄師無異詞
偶揚次公爲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
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縹綿之中次公訪問吏
以師事告次公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
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黃魯
直太史公尤敬師嘗與胡少汲書云公道學
清三
廿八

諸儒臥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讀諸書
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
士湏以至誠懷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
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師爲名公所賞識者如
此可想見其高風焉後於本山示寂
泗州普照寺處處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
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
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寃禪師僧問盧陵米價作鷺生酌
師曰歎出囚口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詔石渡頭舟橫
野水汾陽浪裏棹披孤煙雲月無私溪山豈
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
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開懷議論便率得

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
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
河鴉帝家

東涼懷親慈濟祥禪師關上堂曰梅花新統
柳眼初開雪散長空風恬浪靜文殊性海普
賢行門直下分明更無餘事良久曰莫錯認

齊三

北魏

續傳燈錄卷第十四

濟三

濟

濟